



让每一本书找到它的读者

○ 太白文艺出版社 朱 叶

我常常觉得，做出版工作就像在一条长河里摸索前行。河水湍急时，我们要稳住桨；风平浪静时，我们也要不断划动。身处这个行业久了，我渐渐明白，一本书顺利面世，才是它生命真正的起点。而我，恰好是负责让书“被看见”的人。

数字背后的力量

清晨的办公室总是安静的，电脑屏幕亮起，我习惯性地打开公众号后台，那些已经发出的推文安静地躺在那里，像一封封寄往未知地址的信，这是我们出版宣传的第一阵地。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共发布了 206 篇推文，比前一年大约多了 11%。这些数字听起来也许冰冷，但在我心里，它们对应着 206 段坐在屏幕前反复敲字的时光，206 个在选题前迟疑、在一个标题上来回权衡的瞬间。每次推文发出后，我总会反复刷新几次，看着它的阅读量像温度计一样一点点上升，每一次增加的数字都让我更加确信：我们的文字、图片、图书，真的

被人看到了。

实际上，这样的增长并非偶然，而是我们在内容上一次次尝试和反复打磨的结果。我们的推文内容从不雷同，有时是紧贴节日的“文学书单”，有时是“编辑部 MBTI 大公开”这样的趣味话题，有时也有对行业最新动向的观察与思考。我们始终希望，在这个信息汹涌且繁杂的时代，当读者刷到这一篇推文时，能稍稍停顿一分钟，像翻开一本真正的书一样，享受片刻的深度思考。

在后台，常常会 有人留言问：“这本书哪里可以买到？”也有人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他最喜欢读的书中的一段话，这样的反馈，比任何数据都更让我觉得温暖。这时，我们和读者好像真的跨越了网络空间，跨越了文字的距离，像友人一样分享阅读的收获与喜悦。也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我们开始思考：除了文字和图片，是否还能用更多方式把书与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于是，从图文到视频，成为一次不易却必要的跨越。

从图文到视频： 一次必要的跨越

2025 年 7 月，我们完成了视频号与公众号的联动。那天，当视频号认证通过的提示跳出来时，我和同事在办公室里悄悄地对视了一眼，然后一起小声欢呼。那种并不张扬的成就感，像第一次看到刚印好的新书，心里突然亮了一下。

刚开始拍摄视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全靠自己摸索着起步。随着对工作渐渐熟悉，我们决定开设一个新的视频栏目，叫“她们说编辑部”。这是个略带温度的名字，也藏着我们想说的话——出版人也可以被看见。

第一次视频拍摄只是几位女性编辑围坐着随意地聊天。窗外光线慢慢变暗，我们谈起新书，也谈起曾经独居的夜晚，谈留学的城市，也谈那些在书里找到的勇气。我们没有写剧本，也没有特别打光，只想让观众看到出版人最真实的一面。视频发布的那日晚上，我看到后台数据缓缓上升，阅读量突破 5000。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做的不只是宣传，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让出版与生活更贴近。之后，我们又陆续推出了《新书开箱》《太白访谈录》《早安阅读》《晚安阅读》《编辑荐书》等视频栏目，每一次拍摄都像一次新的探索，我们的视频点击量从几千到上万，我们的拍摄空间也从一套简单的桌椅变为自己设计搭建的视频演播室。在视频里，我们不只想为读者介绍

书，还想与读者分享一种“与书共生”的生活方式。

为《无声的回响》发声

如果说公众号和视频号是我们的日常阵地，那么每一本书的上市推广，就是我们的战场。

我永远记得《无声的回响》的宣传活动。这是一部讲述残障人士故事的悬疑小说，由于相关影视作品还未上线，素材有限，我们几乎没有可用的图文资源。于是我和同事决定以“声音”为主题，让“无声”变“有声”。我们用作者介绍书的片段和封面特写，配上轻微的呼吸声与低沉且有节奏感的背景乐做成了一个短片。为了那几十秒的视频，我们反复修改文案、调色、配乐、剪辑，一遍又一遍推翻重来，只为在几十秒的视频中让读者看到这本书最核心、最精彩的内容。也正是这一次次具体而细碎的实践，让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出版业的传播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在时代变化中 守住文字的光

这几年，大数据算法、短视频、AI、社交媒体……许多新技术、新模式、新平台接踵而至，有人说它们会冲淡书的价值，可我更愿意相信，它们只是让我们更贴近读者阅读需求的新路径。2026 年，我们开始尝试用 AI 剪辑视频，并用大数据分析读者画像，于是后台系统能迅速告诉我们哪些话题更受关注，哪些书封面点击量更高，但最受拍什么、写什么，仍然是人的判断。技术虽然可以提供辅

助，但故事的温度一定是来自最真实的人。

我最喜欢的工作瞬间，是剪辑完成一段视频后，看着画面上的文字与音乐完美契合的那一秒。那种“对上了”的感觉，就像一位编辑在书页间找到了最恰当的一句话。也许出版的本质从未改变，我们依然在用最真诚的方式，去连接内容与人。

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深夜回看那些我们发出的推文、视频和活动照片。一条条图文与视频背后，其实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是拍摄时被灯光晒红的同事的脸颊，是反复改稿的凌晨 3 点，是每一次留言后的温柔回复。我们这一代出版人，不再只待在编辑室内，我们更需要在镜头前、在社交媒体上、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用不同的方式去守护文字的光。有时有人问我：“做图书宣传累吗？”我会笑着回答：“累，但值得。”因为我知道，当每一次推文被阅读，每一个视频被点击，都是一本书被看见、一个故事被注视的时刻。

在出版这条路上，我们或许并不显眼，却在默默耕耘。我们用推文连接真实的世界，用视频传递每个人物的温度，用心让每一本书都能找到专属的阅读方式。

出版从来不是热闹的事业，它像一盏灯，需要一群人一次次去点亮，而我们愿意做那个反复擦拭灯罩的人。当夜深人静时，城市的喧嚣退去后，电脑屏幕的后台编辑页面还在微微亮着，我看着新写好的推文标题——“让每一本书找到它的读者”。这大概就是我在出版这条路上努力留下的一束小小却持续发亮的光。

基层文化

见 山

○ 刘红昌



即梦之生成图

原那么大。

后来我见到的山就是秦岭。2008 年师范毕业后，我回到洛阳当了半年教师，又一路向西，2009 年定居西安。最初与女友一起坐车穿过秦岭回到陕南，我见识了秦岭的连绵、雄浑、巍峨与深邃；2012 年儿子要出生，我从老家接了晕车的母亲，从商丘坐火车到豫西灵宝，然后乘坐中巴车翻山越岭到陕南。一路上母亲呕吐不止，我心痛不已。那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也是她第一次乘车翻山越岭，其中有我和母亲共同见识的豫西的山和陕南的山。

定居西安后，见山就成了我的日常。一年四季里，总是忙里偷闲地进山，登高、喝茶、访友。当见山成了日常，山也就成了朋友。每当雨后，在长安城南家里的阳台上也能看到终南山，山上变化无常的云，总给我以无限遐想。山早已不只是山，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的闲适、一种灵魂的向往。

后来，我又陆续见到昆仑山、太行山、贺兰山、庐山等一些南方和北方的山。风景之外，更多的是感受南北地理和人文上的差异。一座山，是一种地理，是历史，是文化，也是精神。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太多太多的山，我没有见到。比起更多山的存在，我依然

还是那个“只识平原”的孩子，还是那只天真的井蛙，但我却看到了一座无形的山，那山里有我自己，还有我的一生。

今年暑假，妻子难得有两天假期。妻说，城里生活厌烦了，我们找个民宿静静地待上两天吧。于是我们来到了秦岭深处一个叫见山的民宿。民宿在镇子的一头，镇子依河而建，被挟裹在狭长的山势之间。妻子特意选了一个有露天阳台的房间，除去睡觉，我们仁多数的时间都坐在阳台上。在阳台上，吹夏季里午间的山风，看夕阳西下晚霞渐退，在美食美酒间看星空密布，在充满凉意的夜风中听河道里流水冲击石头发出的声音。

当皓月当空，繁星闪烁，夜风清凉，流水潺潺，我们三人在阳台畅饮、说笑，正前方就是逐渐隐约的山轮廓。那一刻，微小的我们，觉得一切都如此美好。举着啤酒花泛香的酒杯，看着对面黝黑却充满力量感的山形，我突然想，人们见到山都充满喜悦，可我们见山时，见到的又何止是山呢？见山，是见世界，也是见自己。

唐代禅师有言：“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我现在还只是“见山不是山”，但终究会有一天，无论我见与不见山，也只会觉得“山只是山，我也只是我”。

可可托海的邂逅

○ 罗锦高

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触动我心弦，便怀揣歌声的憧憬奔赴北疆，想亲眼看看歌中养蜂女放牧栖居的河谷，究竟藏着怎样的风光。去年八月，我们终于步入富蕴县可可托海，一川柔水、成群牛羊闯入眼底，令人心醉。可可托海静卧在新疆北部富蕴县境内，是额尔齐斯河大峡谷上游的一节河段，为我国唯一北向奔流经俄罗斯终至北冰洋的河流。乘景区观光车沿河岸逆流驶入峡谷，遇到转场的羊群——几千上万头绵羊浩浩荡荡拥满道路，间杂几匹马和几头黄牛。观光车只得停靠路边避让，车辆明明早已停稳，车身却似乎被羊群涌动着向前滑行。等候十余分钟后，道路才重新通畅。

恰逢河谷枯水期，河道不算宽展，河水却清冽，水潭平静如镜，清晰倒映两岸山树草木；激流奔涌处，碎浪翻涌似堆雪。河滩景致错落有致，河湾芳草葳蕤，石岸古木横斜。乱石铺展的河滩经过河水冲刷，水落石出的大小鹅卵石被打磨得圆润光滑，珍藏着阳光的魂魄。峡谷地貌上下分明，唯有河畔山脚晕开一抹鲜活的绿意，山腰与山顶皆是裸露赤红的岩石，干燥劲拔，如同烈火烧过一般。

行至峡谷腹地的核心景区，便望见神钟山，又名阿米尔萨拉峰，当地流传着许多哈萨克民间传说。这座孤石奇峰相对高差 365 米。一整块花岗岩拔地而起，犹如巨钟倒扣谷底，自成一绝。古籍《周书》曾记载：阿尔泰山“金山形似兜鍪”，“兜鍪”就是古时战士的头盔，又如倒扣金钟。岩壁布满深浅不一的沟道纹

络，宛若古钟铸纹，石窝石坑遍布山体，尽显亿万年风霜沉淀的苍茫古朴。这座山石的独特肌理，皆是千万年间雨雪冲刷矿物质溶蚀风化，一点点雕琢而成的。

由于行程紧张，我们无暇步入山谷深处，仅在神钟山周边短暂游览，便顺着山涧小径折返，行至一段稍微宽敞的水泥路面停下脚步，回身远眺，骆驼峰、神象峰等奇石山峰错落矗立，一路走走停停，沉醉于这里独有的山光水色。正悠然观景，身后骤然传来此起彼伏急促的羊咩声，一大群绵羊如同滚滚浪潮一般朝我涌来。我猝不及防，慌忙躲闪，顺势跳上路旁水泥墩避让。一股裹挟浓重羊膻味的气流呼啸着擦身而过。我连忙掏出手机记录这震撼场面：无数绵羊挤作一团，脖颈

深埋群体中，只露出圆实粗壮的身躯。羊群首尾难分连绵不绝，看得人目不暇接惊心动魄。此生从未目睹过这般规模的阵势，宛若奔赴疆场的千军万马。

十余分钟后，羊群末尾才出现骑马的牧羊人，马蹄踏地，声声铿锵。我对着羊群渐行渐远的背影不停拍摄，暗自感慨：此行可托托海，虽未遇见歌里那位养蜂姑娘，却意外邂逅声势浩大的转场羊群，可谓难得一见的奇景，大开眼界。据导游介绍，当地放牧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牧民骑马随行看管羊群；二是依靠牧羊犬环绕值守，抵御野狼侵扰；三是借助骆驼协助放牧。无论何种方式，皆以牧民为核心，组成完整的放牧队伍。返程乘车驶出峡谷许久，山涧羊群奔腾的画面，依旧在我脑海中久久回放。